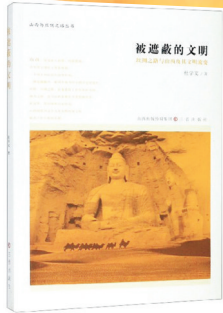


特别推荐



历史文化专著《被遮蔽的文明——丝绸之路与山西及其文明流变》一书自问世以来，并未引起预料的群观和探讨，作者杜学文先生常常为此叹息，总说可能书名起得不好。

其实，这本书是对山西历史与文明站在“一带一路”上的一次思考，它拂去历史迷雾，呈现新的面貌。还原真相是这一代学人的使命，所以说有这样一本书，对于山西对于丝绸之路来说，意义极其重大。

寻常意义上，人们总以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丝路始于张骞凿空西域，兴盛于唐，而汉唐都城即是长安，“长安说”是有它雄厚的历史背景的。然而，此书会告诉你，不仅仅如此。西域到长安的路，被称为“绿洲丝路”。除此之外，还有草原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等，这些丝路的起点或终点，不一定是长安。丝路也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张网，在这张网中，山西是个重要区域，“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山西，就没有丝绸之路的开通——不论是民间意义上的，还是内地中原政权意义上的”。这当然是有理由的，就山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而言，天然地成为连接内地与草原的便捷通道，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必经山西，才能通往中原，战争是如此，经商也是如此。而且由于各朝代都城都在山西周边，山西天

重现被遮蔽的文明

王芳

然地成为京畿屏障，有了山西便可图霸全局。这样的地位决定了从先秦时期起，丝路就没有脱离山西，比如说，玉石之路的开辟，“从河南过黄河，沿漳河进入山西，再达滹沱河流域，登雁门，之后抵内蒙古……”这也是周穆王西巡的路线，不能离了山西，及至后来，山西连接农耕与游牧的特点又注定了每朝每代丝路通道上的物资和异质文化都会经过山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论点。

再者，在丝路的打通上，山西人厥功至伟。卫青、霍去病，兵出雁门，把匈奴一路打到大漠深处，这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国防安全，还使汉朝牢牢地控制了西域，丝路由此畅通，英国人魏泓所著的《十二种唐朝人生》对此多有描述。还有东汉时的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苦心经营，邱华栋先生的《空城记》对此也有提及。汉时还有上党人冯奉世、太原人常惠，到唐朝及以后，还有祁县人温彦博、河津人薛仁贵、闻喜人裴行俭、临猗人封常清、文水人狄青、永济人杨博等，这些名臣名将，文武经略西域，沟通着西域与内地，对丝路作用甚大。

山西的物产，比如说，粟（传说炎帝发现小米的地方就在太行山）、蚕丝、铁器、大黄、党参、花椒、瓷器、琉璃，等等，历史上曾源源不断地销往西域。晋商还开辟了从福建到俄罗斯的万里茶道。

此外，域外的玻璃技术、石刻工艺也影响了山西，比如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西域的音乐、美术、舞蹈、雕塑都深刻影响了山西，山西现存的古建、雕塑、壁画、戏曲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可寻得到西域的影子。

山西人的行走和著作，也影响了西域。比如说，平阳人法显的《佛国记》、平阳人樊守义的《身见录》、忻州人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阳泉人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等，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中国。

并不是只有山西人在西域活动，西域人也活跃在山西，建起后赵王朝的石勒是羯族人，影响了佛教发展的佛图澄是龟兹人，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是西域人，尤其是长眠在太原晋源区的虞弘，是粟特人，当年虞弘墓的发现轰动世界。把自己定为太原人、曾在隋朝担任要职的翟突娑，是高车人，在唐朝任职的龙润是焉耆人，尉迟恭是于阗人。

而这些内容也确实被时间遮蔽，今人了解不多，或者只是一个点的了解。作者把点串起来，串成线，构成面，进而形成立体的山西因丝路带来的文明流变。这是对丝路的补充和重建，独成一格，也是对山西文旅乃至中国文旅的一次无形引导。

《被遮蔽的文明》不应被忽视，即使只是丝绸之路的一丝毛细血管，也应引起重视。

新书架



《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
张平 著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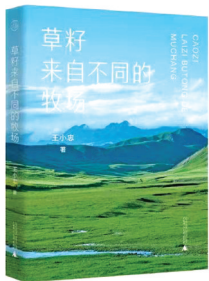
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张平先生的最新散文作品集。该书收录了作者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多篇散文作品。这些作品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者对文化、历史、人物、生活等方面的感悟和思考。文化传承与保护是这部散文集的核心主题之一。作者以云冈石窟、汾酒等文化符号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人物描写是这部散文集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通过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和人生经历，表达对亲情、师恩、友情的珍视。语言风格朴实自然，真挚感人，富有感染力，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昆仑约定》
毕淑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聚焦高原军区诊所，通过郭换金、景自连、麦青青等人物，展现了他们在“世界第三极”的严酷环境中，在未定国界的生死瞬间，牢记家国情怀、勇于奉献的大无畏精神。毕淑敏以亲身经历为底色，将时代风雨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刻画了戍边战士对理想主义的执着追求。在昆仑之巅，他们用生命丈量信仰的高度，以热血铸就永恒的约定。

深度解读



“牧草长得特别好的地方，草籽都来自不同的牧场。”

这是在黄河首曲之地的甘南玛曲木西合乡，一位老年牧民在谈到草原沙化问题时说出的话。老牧人一席素朴而耐人深思的话，给长久以来在行走中探寻黄河源生态真相与奥秘的藏族作家王小忠以豁然开示。因而，也便有了《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这本散文新著。

在《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中，作者就像那颗雄心蓬勃的草籽，在寒风中跋山涉水，寻找着民族传说中的香巴拉与小红马，并以发自内心的一字一句构建努力根植于地缘的精神殿堂。具体来看，《河源纪事》反映的是作者2022年重走黄河源期间对生态环境改善后的新发现；《车巴河纪事》是

探寻通往香巴拉的道路

成向阳

作者2019年至2021年“驻村写作”期间，对车巴沟这一具有标本性价值的藏族农牧混合区村落日常生产、生活的记录与思考；《草地纪事》则是作者行走甘南草原期间对生态、人性的观察与领悟。在这些长篇散文作品中，作者始终在孤独地行与思。

作为一名写作者，行走本身并不是目的，其背后的探寻与构建才是重点。如果将《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一书放置到作者的整个创作谱系中来观照，我们会发现这本书其实延续了作者一直以来对高原生态和人的生存现状的“问题化”努力，也就是在现象中发掘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并努力寻求解决之道。我很难忘记他在《早春的阿万仓》中所呈现的河源水线下降和草原沙化问题。我也难忘他在《遥远的香巴拉》中的感叹：“谁能给我们指点一条真正通向香巴拉的路。”

值得欣喜的是，环保政策施行十年之后，当作者再次走向黄河源，他惊

喜地发现蒲公英在高海拔的玛曲草原提前开放，这说明黄河首曲生态系统得到了恢复。伴随前进的旅程，他吃惊地发现采日玛已成了“玛曲小江南”；河曲马场上，黄河径流之处，植物完好，水源充足，候鸟们在湿地上欢快地舞蹈……作者发现，随着生态的恢复，高原上的人心也在躁动与思变之后恢复了宁静。当尘埃落定，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如何更好地活着，如何与高原万物亘古同在”这一宏大而切实的主题。

在记录与思考河源与草原生态豹变的同时，《草籽来自不同的牧场》也是一部讴歌生命、赞美人性之书。在苍茫天地与大雪寒风之间，作者和那些“发尖上带有草屑和靴筒上沾有泥巴的人们”在一起对话、行路、歇宿、饮食与劳作，由此发现了高原人生命里坚硬如铁同时敦厚善良的底色。在作者笔下，这些高原儿女就像草籽与鲜花一样，实在、美丽而有趣，让我们对

高原众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观察者、叙述者与思考者，作者在文中也塑造了自己与家族群体的形象。作者总是能借助草原上的花草瓜果或者一顿饭食等细微之物，将叙述引入过往云烟，让自己与亲人作为高原生存体中最让人动容的部分呈现于笔下。这些被作者在内心深处反复搓揉并在时光之中混合着泪水与激烈的情绪重塑的生命，让这部以生态文学为标签的散文集拥有了更高的精神海拔。

好的散文，永远是把把自己打碎了再揉进去，让生命的原子撞入万物生长的轨道，在并行的时间与空间中开出绚烂且发着声响的花来。读这样的文字，如与作者在高原对坐，肉体与精神既是沉重的，又是轻盈的。在一颗草籽的精神流浪中，只觉得雨后阴沉的天空下亦有光亮而清晰的道路，可供一些精神相似的人继续朝着梦中的香巴拉慢慢行走。